太平御覽/01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太平御覽
卷一百七十七．居處部五　臺上

► 居處部六

《爾雅》曰：觀四方而高曰台，〈積土四方者。〉有木曰榭。

《釋名》曰：台，持也；言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。

又曰：《尚書》曰：散鹿台之財。

《毛詩》曰：經始勿亟，庶民子來。謂文王之作靈台也。

又曰：《新台》，刺衛宣公也。納伋之妻，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，國人惡之，而作是詩。

《禮記·月令》：五月，可以居高明，可以處台榭。

《左傳》曰：夏啓有鈞台之饗。

又曰：宋平公築台，妨于農收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，公弗許。築者謳曰：「澤門之皙，實興我役。邑中之黔，實慰我心。」〈子罕黑居邑中。〉子罕聞之，親執撲以行築，而扌失其不勉者，曰：「吾儕小人，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，今君爲一台而不速成，何以爲役？」謳者乃止。

又曰：晉靈公不君，從臺上彈人，觀其避丸者。

又曰：楚子成章華之台，願與諸侯落之。

又曰：有蛇自泉台出，入于國，如先君之數八月聲，薑薨，毀泉台也。

《史記》曰：秦始皇作琅琊台，刊石頌德。

又曰：晋靈公造九層之台，孫息曰：「臣能累十二棋，加一鷄子于上。」公曰：「危哉！」息曰：「公造九層之台，三年不成，實危于此。」公乃止。

又曰：趙武靈王爲野台以望齊中之山境。徐廣注：野，一作望齊也。

又曰：蜀寡婦清，其先得丹穴〈徐廣曰：涪陵出丹也。〉而擅其利數世，家亦不訾。〈謂其多，不可訾量。〉清，寡婦也，能守其業，用財自衛，不見侵犯。秦皇帝以爲貞婦，而爲築女懷清台。

又曰：淮南王安立思仙台。

又曰：楚靈王爲章華之台，伍舉諫曰：「昔楚莊王爲匏居之台，高不過望國氛，大不過容宴豆。」

又曰：燕昭王置千金于臺上，以延天下士，謂之黄金台。

又曰：子路聞蒯聵入，馳往，入城造蒯聵。蒯聵與孔悝登臺，子路曰：「君焉用孔悝！請得而殺之。」蒯聵弗聽。于是子路欲燔台，蒯聵懼，乃下石乞、壺黶攻子路，斷纓。子路曰：「君子死，冠不免。」結纓而死。

又曰：漢武帝起柏梁台，高數十丈，悉以香柏，香聞數十里。

《漢書·郊祀志》曰：王莽篡位二年，好神仙事，以方士言起八風台于宮中。台成，作樂其上。

《史記》云：漢武帝元封二年，公孫卿言于帝曰：「仙人好樓居。」帝乃使卿持節候神，

作通天台，高三十丈，雷雨悉在其下，去長安三百里，望見長安城。武帝祭天台，舞八歲童女三百人，置祠具招仙人。祭天已，令人升通天台，以候天神，天神既下所祭。若大流星，乃舉烽火而就行宮望拜，上有承露盤，仙人掌擎玉杯承雲表之露。元鳳間，台自毀，椽桷皆化爲龍鳳，隨風雨飛去。《西京賦》云：「通天眇而竦峙，經百常而基擢，上班華以交紛，下刻峭而若削也。」

又《藝文志》：《曲台後倉記》七篇。如淳注曰：行禮射曲台，後倉爲記，故曰《曲台記》。

又曰：趙武靈王建雲台于邯鄲。

又曰：文帝嘗欲作露臺，計之直百金，曰：「百金，中民十家之産也。吾奉先帝宮室，常恐羞之，何以台爲？」

又曰：貳師擊右賢王，召李陵，使爲貳師將軍輜重。陵召見武台，〈師古曰：未央宮有武台也。〉叩頭自請曰：「臣所將屯邊者，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。力扼虎，射命中。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南，以分單于兵，毋令專鄉貳師軍。」上曰：「將軍惡相屬邪？吾發軍多，無騎予女。」陵對曰：「無所事騎，〈師古曰：猶言不事復騎也。〉臣願以少擊衆，步兵五千涉單于庭。」上壯而拜之。

《後漢書》曰：永平初，馬援女立爲皇后，顯宗圖畫建初中名臣列將于雲台，〈雲台在南宮。〉以椒房故，獨不及援。東平王蒼觀圖，言于帝曰：「何不畫伏波像？」帝笑而不言。

《魏志》曰：《武紀》建安十五年，作銅雀台。十八年，作金虎台，又作冰井臺。

《魏略》云：黃初五年，文帝東征，留郭后于永始台。霖雨，城樓多壞，有司請移止，後曰：「昔楚昭王出游，貞薑留漸台，江水至，使迎而無符，不去，卒沒。今帝在遠，未有急而便移止，奈何也。」

何晏《景福殿賦》曰：鎮以崇台，實曰永始，復道重閣，猖狂是俟。

《吳志》曰：孫權于武昌，臨釣台，飲酒大忻。權使人以水灑群臣，曰：「今日酣飲，

醉墮台乃止。」張昭曰：「紂爲糟丘酒池，長夜之飲，當時亦以爲樂，不以爲惡。」權有慚色而罷。

《晉書》曰：汝南文成王亮大妃伏氏，嘗以小病，祓于洛水，帝兄弟三人侍從，幷持節鼓吹，震耀洛濱。武帝登淩雲台望見，曰：「伏妃可謂富貴矣。」

又曰：范寧爲豫章太守，大設庠序，遣往交州采磬石，以供學用。改革舊制，不拘常憲。遠近至者千餘人，資給衆費，一出私祿。幷取郡四姓子弟，皆充學生，課讀五經。又起學台，功用彌廣。

又曰：凉張茂築靈釣台，周輪八十餘堵，其高九仞。武陵人閻魯夜叩門呼曰：「武公遣我來曰：何故勞百姓築台乎？」姑臧令辛岩以魯妖妄，請殺之。」茂曰：「吾信勞人。魯稱先君之令，何謂妖乎！」大府主簿馬魴曰：「今世難未夷，唯當弘尚道素，不宜勞役，崇飾台榭。比年已來，轉覺衆務日奢于往，每所經營，輕爲雅權度，實非士女所望于明公。」茂曰：「吾過也。」命止作役。

崔鴻《十六國春秋·夏錄》曰：赫連勃勃大破南凉僞檀于百井，殺衆數萬，以人頭爲京觀，號曰髑髏台。

《韓子》曰：景公與晏子游少海，登柏寢之台，望其國曰：「美哉煥乎！後世將孰有之？」晏子曰：「其田氏乎！」曰：「寡人有國，如田氏有之，爲之奈何？」對曰：「君若欲奪之，則近賢遠不肖，治其煩亂，綏其刑罰，振貧窮，恤孤寡，行惠而好儉，民將歸君。雖十田氏，其如君何？」

又曰：越王伐吳，先宣言：「吾聞吳王築如皇之台，掘淵泉之池，罷苦百姓，剪財貨以盡民力。餘爲民誅之。」

《幽明錄》曰：海中有金台，出水百丈，結構巧麗，窮極神功，橫巖雲渚，竦曜星河也。

《晏子春秋》曰：景公起大台，歲寒，役者皆凍。晏子遂如台，執撲鞭其不務者，曰：「吾細人也，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，今君爲一台而不速成。」國人皆以晏子助君虐也。晏子歸而君令罷役。仲尼曰：「古之善爲臣者，美名歸之君，灾禍歸之身。」

陸賈《新語》曰：楚靈王作乾溪之台，立百仞之高，欲登浮雲，窺天上。

《王孫子》曰：昔衛靈公坐重華之台，侍御數百，隨珠照日，羅衣從風。仲叔禦諫曰：「昔桀行此而滅，紂用此以亡。今四境內侵，諸侯加兵，土地日削，內寵無乃太盛歟！」公下席再拜，曰：「寡人過矣。」于是出宮女數百人，百姓大悅。子貢聞之，曰：「所謂能受諫也。」

《賈子》曰：翟王使使之楚，楚王誇之，饗于章華之台，三休，乃至。

《南雍州記》曰：隆中諸葛亮故宅有舊井一，今涸無水。盛弘之《記》云：宅西有三間屋，基迹極高，雲是孔明避水台。先有人姓董，居之，滅門；後無復敢有住者。齊建武中，有人修井，得一石枕，高一尺二寸，長九寸，獻晉安王。習鑿齒又爲宅銘。今宅院見在。

《樓觀本記》曰：尹喜宅南山阜上，先館舍即大夫觀望之台也。昔老君于此山騰空，時人因號曰老子陵，蓋非墳墓也。故《爾雅》云：「大陸曰阜，大阜曰陵。」此之謂矣。

《新序》曰：桀作瑤台，殫百姓之財。伊尹諫之，桀曰：「吾有天下，猶天之有日，日亡，吾亡矣。」

又曰：魏王將欲爲中天之台，曰：「敢諫者死。」許綰入曰：「聞大王將爲中天之台，願加萬億。」王曰：「子何力能加？」曰：「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，今王因而半之，當立七千五百里高；其趾當方八千里，盡王之地，不足以爲台趾。古者堯舜建諸侯五千里，王必願爲台，不起兵伐諸侯，盡有其地猶不足，又伐四夷，得萬八千里，乃足以爲台趾。材木之積，人徒之衆，食廩之輸，以千萬億度。八千里之外，當盡農畝之地，足以奉給。王台具者已備，乃可作。」王默然而罷。

又曰：紂爲鹿台，十年乃成，大三里，高千尺，臨望雲雨，故天下叛。

沈懷遠《南越志》曰：熙安縣東南有圓岡，高十丈，四面爲羊腸道。論者曰：「尉佗登此望漢而朝，名曰朝台也。」

裴淵《廣州記》曰：尉佗築台，以朝漢室。圓基千步，直峭百丈，累道登進，頂上三畝，

朔望升拜，號爲朝台。

戴延之《西征記》曰：許昌城，本許由所居，大城東北九里有許由台，高六丈，廣三十步，長六十步。由耻聞堯讓而登此山，邑人慕德，故立此台。

《管子》曰：　倉寡而台榭繁者，藏不足以供其費。台榭相望者，其上下相怨也。

《三輔故事》曰：未央宮前有東山台、釣台，倉池中有漸台。

《韓詩外傳》曰：趙簡子有臣曰周舍，立于門下，抱筆執牘，從之書過。簡子與之居，無幾而死。後與諸大夫飲于洪波之台，酒酣，泣曰：「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；衆人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諤諤。今舍死，吾亡無日矣。」

《說苑》：楚莊王與晉戰，勝之，懼諸侯之畏已也。乃築爲五仞之台。台成而觴諸侯，諸侯請約，莊王曰：「我，薄德之人也。」諸侯請爲觴，皆仰而曰：「將將之台，其謀，我言而不尚，諸侯伐之。」于是遠者來朝，近者入賓。

又曰：齊景公爲露寢之台，成而不適焉。柏常騫曰：「爲台甚急，台成，君何爲不適焉？」公曰：「然。梟昔者鳴，其聲無不爲也。吾惡之甚，是以不適焉。」柏常騫曰：「臣請禳而去之。」公曰：「何其？」對曰：「築新室，爲置白茅焉。」公使爲室，置白茅焉。柏常騫夜用事。明日，問公曰：「今昔聞梟聲乎？」公曰：「一鳴而不復聞。」使人往視之，梟當陛布翼伏地而死。

《家語》曰：楚王將游荊台，司馬子期諫，王怒，令尹子西駕于殿下曰：「今荊台之觀，不可失也。」王喜，子西出從十里，還，引轡而止曰：「夫子期，忠臣也；若臣，諛臣也。願王賞忠而誅諛也。」王乃還。

《五經异義》曰：天子有三台：靈台，以觀天文；時台，以觀四時施化；囿台，以觀鳥獸魚鱉。諸侯卑，不得觀天文，無靈台，但有時台、囿台。

《歸藏·夏後》曰：啓筮，享神于晉之靈台，作璇台。

《山海經》曰：享神于大陵，而上釣台。

《老子》曰：九層之台，起于累土。

又曰：衆人熙熙，如春登臺。

伏滔《地記》曰：琅琊城東南十里有郎山，即古琅琊台也。秦始皇二十八年，至琅琊，大樂之，留三月，作琅琊台。台赤孤山也，然高顯出于衆山之上，高五里，下周二十五餘里。山上壘石爲台，石形如磚，長八尺，廣四尺，厚尺半。三級而上，級高三丈。上級平敞二百餘步，刊石立碑，記秦功德。漢武帝亦登此台。

《吳越春秋》曰：楚靈王立。建章華之台，與群臣登焉。王曰：「台美乎！」伍舉曰：「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，安民以爲樂，克聽以爲聰，致遠以爲明，不聞土木之崇高，蟲鏤之刻畫，金石之清音，絲竹之凄唳，之爲美。昔先莊王爲匏居之台，高不過望國氛，大不過容宴豆，木不妨守備，用不煩官府，民不敗時務，官不易朝常。今君爲此台七年，國人怨焉，財用盡焉，年穀敗焉，百姓煩焉，諸侯忿怨，卿士訕譏，豈前王之年盛，人君之所美者乎？臣之誠愚，不知所謂也。」靈王納之，即除工去飾，不游于台。

又曰：范蠡于東武山起游台其上，東南爲司馬門，立增樓冠其山巔，以爲靈台。起離宮于淮陽，中宿台在于高平，駕台在于成丘。立苑于樂野，燕台在于石室，齋台在于襟山。勾踐之出游也，休息石台，食于冷厨。

又曰：吳王闔閭治宮室，立射台于安裏，華池在平昌，南城宮在長樂。闔閭出入游臥，秋冬治于城中，春夏治于姑胥之台；且食鉏山，晝游胥台；射于鷗陂，馳于游台，興樂石城。

又曰：越得神木一雙，大二十圍，長五十尋，陽爲文梓，陰爲楩柟。巧工施校，制以規繩，雕治圓轉，刻削磨礱，分爲丹青，錯畫文章，嬰以白璧，鏤以黃金，狀類龍蛇，文彩生光。乃使大夫種獻之于吳王，曰：「東海役臣臣孤勾踐使臣種，敢因下吏聞于左右，賴大王之力，竊爲小殿，有餘材，再拜，獻之。」吳王大悅。子胥諫曰：「王勿受。昔者桀爲靈台，紂起鹿台，陰陽不和，寒暑不時，五穀不熟，自取其灾，民虛國變，遂取滅亡。大王受之，後必爲越所戮。」吳王不聽，遂受而起姑胥之台。三年聚材，五年乃成，高見二百里。行步之人，道死巷哭，不輟嗟嘻之聲，民疲士苦，人不聊生。

《帝王世紀》曰：周赧王雖居天子之位，爲諸侯所侵逼，與家人無异。貰于民，無以歸之，乃上臺以避之。故周人因名其台曰逃債台。故洛陽南宮簍台是也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有娀氏有二佚女，爲九成台，飲食必以獻王。

《孫子》曰：「昔衛靈公坐重華之台，侍御數百，隨珠照日，羅衣從風。」

戴延之《西征記》曰：官渡台，去清口澤六十里，魏武造也。破袁紹于此。

楊龍驤《洛陽記》曰：淩雲台，高二十三丈，登之見孟津。

鄧德明《南康記》曰：雩都君山上有玉台，方廣數丈，周回盡是白石柱，自然石覆，如屋形也。四面多松杉，遙眺峨峨，向像羽人之館。風雨之後，景氣明淨。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，山都木客，爲舞唱之節。

《述征記》曰：廣陽門北，魏明帝流杯池猶有處所。池西，平原懿公主第，有皇女台。西南，劉曜壘。壘西，曜試弩棚。西北有鬥鷄台。